

美国队实力强劲 中国队冲击奖牌

——巴黎奥运会高尔夫球项目前瞻

新华社记者 谢琳

巴黎奥运会高尔夫球赛将于8月1日开杆,传统强队美国队依然表现出强大实力,中国队则派出老将和新人,向奖牌发起冲击。

巴黎奥运会高尔夫球赛和里约、东京奥运会相比,明显“人气更旺”。前两届奥运会一些球员因选择参加其他重要赛事或因病毒影响而缺席,巴黎奥运会则一扫“落寞”,只有少数获得参赛资格的运动员放弃参赛。美国队优势明显,男女共有七名队员获得参赛资格,人数领先其他队伍。中国队有男女各两人参赛。

男子方面,中国队的袁也淳、窦泽成获得参赛资格。袁也淳是继东京奥运会后再次征战奥运。今年他成绩不俗,通过在夏威夷索尼公开赛等比赛中的优秀表现,世界排名上升至155位,顺利获得奥运门票。

窦泽成将是首次参加奥运会,为了获得巴黎奥运参赛资格,他近几个月积极参赛以获得足够积分,最终如愿。

其余参赛队伍中,美国队实力强劲。世界排名第一的斯科蒂·舍夫勒和奥运会卫冕冠军赞德·谢奥菲勒将共同参赛。舍夫勒在三年内已两次捧起美国大师赛冠军奖杯,他与其他选手在世界排名上的差距是“老虎”伍兹巅峰时期以来最大的。谈到参加奥运会,他表示:“为你的国家效力总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我认为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做这件事尤其特别。”

除了队友之外,舍夫勒最大的竞争者是在2023年美国大师赛上拿到冠军的西班牙选手乔恩·拉姆。拉姆当年因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而与东京奥运会失之交臂,这次他将与美国

选手在奥运赛场上正面对决。

女子方面,中国队的殷若宁和林希妤获得参赛资格。巴黎奥运会将是殷若宁的奥运初体验,这位“00后”小将近年来表现亮眼,在最新的世界排名中列第四位(7月15日最新排名)。她在去年状态爆发,一度登上世界排名第一宝座。本次奥运会,她将向奖牌发起冲击。林希妤则是第三次参加奥运会比赛。她曾经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了奥运史上高尔夫球女子比赛的第一个一杆进洞。

这对“萌新小将”和“三朝元老”的组合有望冲击奖牌。殷若宁说:“对我来说能拿牌为国争光当然最好,但我也想去享受我的第一次奥运会。最近一直在积极康复,希望以最佳的身体状态去迎接奥运会。”林希妤说:“这将是最后一届奥运会,我会全力以赴,打出好成绩。”

其余队伍方面,美国队和韩国队皆有三人获得参赛资格,显示出整体优势。东京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美国选手内莉·科达今年的表现“成谜”,她在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LPGA)上取得了五连胜,却也出现连续未能晋级情况,但她目前积分仍然遥遥领先,排在世界首位。新西兰选手高宝璟曾在里约奥运会摘银、东京奥运会摘铜,成为第一位赢得两枚奥运奖牌的高尔夫球手,她也将

在巴黎奥运会继续尝试创造历史。时隔112年,高尔夫球在2016年重回奥林匹克大家庭,成为里约奥运会比赛项目。本届巴黎奥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设男、女个人两块金牌,各有60名选手参赛,将在法国国家高尔夫球场进行4轮18洞杆赛。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顶尖选手挑战“路的尽头”

——巴黎奥运会冲浪项目前瞻

新华社记者 林昊

巴黎奥运会冲浪项目将在7月27日至8月5日期间的4个比赛日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塔希提举行。在距离巴黎1.5万公里的南太平洋上,世界最优秀的冲浪选手将争夺男女两枚金牌。其中,15岁的中国女孩杨思琪将成为首位亮相奥运赛场的中国冲浪选手,实现中国冲浪运动的突破。

冲浪在东京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巴黎奥运会冲浪比赛在塔希提举行,是本届奥运会唯一在法国海外领地举行的项目,也是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马术项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后,再次有奥运会比赛项目在举办城市以外的大洲举行。

冲浪的比赛地提阿胡普被称为“路的尽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冲浪胜地之一,独特地形造成的水下暗流、水面浪涌以及风力形成了强劲的浪况,尤其以“管浪”闻名。即使是对最优秀的冲浪选手而言,提阿胡普也是巨大的挑战。

巴黎奥运会冲浪项目比赛规模有所增加,从东京奥运会的男女各20名选手增加到各24名、共48名选手。冲浪强国巴西在男女项目均拿到了最多的3个参赛资格,共6位选手参赛。美国队拿到了5个参赛名额,澳大利亚、日本和东道主法国各有4名选手参赛。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女子项目金牌的美国选手摩尔将力争卫冕,男子银牌得主、日本选手五十岚卡诺亚也将再次参赛。

巴黎奥运会将是中国运动员首次亮相奥运冲浪赛场。在2024年冲浪运动会上,15岁的中国女孩杨思琪为中国队拿到了一张宝贵的巴黎奥运会入场券,标志着中国



7月21日,澳大利亚选手茉莉·皮克勒姆在赛前训练中。

(新华社发)

冲浪迎来突破。加拿大、萨尔瓦多、墨西哥、尼加拉瓜和西班牙也将首次有选手参加奥运会冲浪项目。

“有一名中国选手参加(巴黎奥运会冲浪比赛)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国际冲浪协会主席费尔南多·阿格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她(杨思琪)有优秀的身体条件,她了解大海,冲浪时就像

一位已经冲浪多年的老将。”

巴黎奥运会冲浪赛事首轮比赛将选手分成8组,每组3位选手。根据赛制,每位选手将至少有两场比赛。经过首轮比赛,小组排名第一的选手将直接晋级八分之一决赛,另外两位选手将会继续参加复活赛的争夺。

杨思琪分在第7组,同组对手为西班牙的纳迪娅·埃罗斯塔贝和

新西兰选手萨菲·维特。

杨思琪已经抵达塔希提展开最后阶段的备战。“奥运会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轮的比赛,一共八组,每组三人,但是只有小组第一能晋级第三轮,第二名和第三名掉入第二轮,进入第三轮就是并列第九名。所以我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第一轮比赛。”杨思琪的教练罗洋说。

(新华社曼谷7月23日电)

非常困难。“如果有不同的方法可以与他们保持更好的关系,情况可能会更好。”

高谷正哲代表的日本寝具公司曾为运动员开创了睡纸板的先例,这次他们又将纸板床模式推到了巴黎奥运会,为巴黎提供了16000张床和床垫。他说:“巴黎奥组委从东京学到了很多经验。”

记者问他是否怀念那些当发言人、备受关注的日子,高谷正哲说:“有时候,但压力很大,总有很多问题和挑战,我从未感到完全满意。”高谷正哲在2008年曾作为东京奥申委的工作人员到过北京,并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篮球和田径比赛,那是他第一次观看奥运会,并称北京之行是一次“伟大的体验”。2022年,帮助札幌申办冬奥会的他又到北京,观看了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我大概在北京待了一周多,北京的做法和我们不同,但他们举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冬奥会。我对开幕式的表演印象深刻,尤其是五环从冰块中升起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北京举办了一次令人着迷的盛会。”

(新华社巴黎7月23日电)

新华社巴黎7月22日电(记者姬烨、高鹏)“奥林匹克休战墙”22日在巴黎奥运村揭幕,参赛的206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及难民代表团的数百名运动员代表向世界发出呼吁——“给和平一个机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这些运动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大使”。

在奥运村,运动员手举印有“给和平一个机会”的围巾和海报,共同见证了“奥林匹克休战墙”的揭幕。来自五大洲的运动员代表在休战墙上签字。

巴赫表示:“当我们的创始者顾拜旦于130年前复兴奥运会时,就在这里,在巴黎,他认为这是一种促进世界各国和人民之间和平的方式。他是真正的和平大使。而今天,你们这些运动员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大使。”

巴赫希望运动员可以向他们的粉丝、家人和朋友呼吁和平。“这样,我们众多的声音就会合而为一,这个声音将响彻全球。愿这一呼吁激励世界上所有的政治领导人为了和平采取行动。”

“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传统而设计的一项和平运动。1993年,第48届联大首次审议通过奥林匹克休战决议。此后历届奥运会、冬奥会举办国都向联大提交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巴黎奥运会将于2024年7月26日至8月11日举行,随后将于8月28日至9月8日举行巴黎残奥会。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的时间段为巴黎奥运会开幕前7天至巴黎残奥会闭幕后7天。

自2006年都灵冬奥会以来,每届奥运会和冬奥会的运动员村均设立“奥林匹克休战墙”。在精心设计的壁画墙上,参赛运动员、教练和随队官员纷纷签名,向世界呼吁和平,并表示对“奥林匹克休战”的支持。

中国杠铃产品 四登奥运赛场

新华社石家庄7月23日电(记者杨帆)擦拭印有“ZKC”标志的杠铃,迅速组装杠铃杆、杠铃片和卡箍,展开技术应急处置……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即,河北张孔杠铃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张孔杠铃公司)副总经理张毅每天会和公司技术人员进行演练,以应对赛场上可能出现各种突发状况。

张毅所在的张孔杠铃公司,是位于河北省泊头市一家集专业设计、生产、制造举重器材以及场馆施工服务于一体的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它从一个农村小作坊成长为行业龙头企业,成为国家举重器材标准起草单位、国际举重联合会合作伙伴。

1983年,张孔杠铃公司在泊头乡间成立,第一间厂房是村里平房改造而来的,机器是采买来的旧设备,员工只有10多人,除了杠铃还生产举重台、深蹲架等举重辅助用品。2000年初,企业产品开始畅销国内多地。

“我们希望产品走向世界,获得更高认可。”企业负责人张志国说。2005年,张孔杠铃公司搬进泊头城区,随后成立了技术研发团队,每年至少拿出销售收入的15%用于研发,在原材料、生产流程与工艺等方面不断突破。

记者采访了解到,杠铃杆热处理过程中的材质调教是一个难点,欧美一些企业因为成立时间较长、积累了大量工艺经验,产品性能优异。通过不断科研试验,张孔杠铃公司的产品逐步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并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客户对于“中国制造”的信任度。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张孔杠铃”初登奥运赛场,打破了日本企业垄断6届奥运会杠铃供应的历史。“想进入奥运会,要先获得国际举联的认可。我们突破重重困难,向国际举联申请并获得了器材认证,拿到了奥运会‘入场券’,实现了中国企业的突破。”张志国说。

北京、里约、东京奥运会,加上本次巴黎奥运会,张孔杠铃公司成为一家四次服务奥运会的体育器材供应商。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是这家中国企业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里约奥运会前,公司自主研发了压力机,新的一体化压制技术让生产提速的同时解决了多种偏差问题;东京奥运会后,公司改进了杠铃杆橡胶配方、缩减了重量误差,比赛杠铃杆轴线弯曲度达到0.2毫米以内;这次巴黎奥运会,公司革新了训练场馆的举重台拼装结构,使其更加稳定牢固。

八月初,张毅就将带领公司17人的技术团队奔赴巴黎。张毅说:“团队里有很多服务过奥运会的老手,也有很多新手,希望产品和团队都能有好的表现,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中国力量’。”

羽毛球涨价背后:与羽毛的百年“纠葛”

新华社贵阳7月23日电(记者向定杰、周宣妮)对羽毛球而言,一片轻盈的羽毛足以托起产业之重。受毛片供应等因素影响,当前市场上羽毛球价格出现上涨。记者日前在全国重要的羽毛球生产基地贵州省锦屏县采访时,得知了一些羽毛球发展史上如何应对原料紧缺的有趣故事。

在贵州锦屏亚狮龙产业园内,除了嘈杂的生产车间,还有一处羽毛球文化历史博物馆,里面摆放着体现羽毛球、球拍、球头发展变迁的老物件,其中藏品展现了从1840年到1940年这一百年间的羽毛球样式变化。

现代羽毛球运动诞生在英国。1873年,在英国一位公爵的游园会上,几名从印度回来的退役军官展现了一种隔网用拍子来回击打毽球的游戏。因这项活动富有趣味性,很快就在社交场上风行开来。

随着这项贵族运动逐渐被大众接受,羽毛球的生产供应变得重要。然而,原料紧缺始终是绕不开的难题。

记者看到,在一些年份中,出现了造型怪异的羽毛球。早在1910年,一款实验级的羽毛球就尝试使用天然棕纤维替代羽毛,但由于弹性不均且形状不固定,造成飞行不稳定。到了1925年,为解决原料供应不足问题,英国一家公司大胆使用了黑色鹅毛制作羽毛球。同时,还有厂家将脏污的羽毛染色后使用,从而出现了各种五颜六色的羽毛球。

类似探索从未止步。1930年,印度厂家选用鸭毛作为毛片,加上棉线固定,试图获得和鹅毛相似的产品,但最终失败告终。

1928年成立的亚狮龙是一个源自英国的羽毛球品牌,在世界羽坛上享有盛名,2017年被招商到贵州省锦屏县设立工厂。

“我们是亚狮龙全国17个工厂中最西部、也是最偏远的,但规模也是最大的。”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胡兵说,通过几年发展,如今,工厂每天可生产超过10万个羽毛球,供应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记者了解到,优质的羽毛球,如比赛用球,都是鹅毛做的,且必须是鹅翅膀上的翎毛才行——因为翎管坚韧耐用,下落的速度符合标准。根据世界羽联的规定,比赛用球要求羽毛具有一定的弹性和耐用性,以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和观赏性。

“一只羽毛球要用16片刀翎毛,而一只鸭只有14片这样的羽毛。”胡兵说,原料涨价给企业带来了一定压力,所以工厂通过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来减少毛片浪费,尽量做到向零靠拢。

“毛片能占到一只羽毛球成本的七八成甚至八九成。”“我们所选用的羽毛,目前每片价格在五六毛左右。”……一些生产一线的人士说。

羽毛球,非得用真羽毛吗?如今,随着技术进步,人工合成材料也在兴起。天然羽毛使用量的减少,意味着羽毛球运动更加经济和可持续,也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这种发展我觉得也是挺好的。”胡兵说,塑料球发展了很多年,目前在市场份额上还没有和天然羽毛球做到五五分,期待未来不断改进性能,共同满足各类运动爱好者需求。

『奥林匹克休战墙』揭幕
运动员在奥运村呼吁世界和平

东京奥运会后的这三年

——专访前东京奥组委发言人高谷正哲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从东京到巴黎,短短三年时间,前东京奥组委发言人高谷正哲经历了很多很多。东京奥组委两年前解散后,他先是作为协调员参与札幌申办冬奥会的工作,后来加盟一家咨询企业,本月初又成立了自己的体育公司。

“札幌市和日本奥委会决定不继续申办冬奥会后,我需要做些事情来维持生计。”他笑道。

高谷正哲为札幌的申办工作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去年10月,受一系列腐败案影响,札幌市和日本奥委会宣布放弃申办2030年冬奥会。

“其实札幌来说,2030年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举办冬奥会的机会,因为札幌上一次举办冬奥会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城市基础设施需要更新。”

对他来说,宣布东京奥运会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举行的那一天,是“最困难的时刻”,“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看到奥运会的举行,我们想要

看到观众为运动员加油的场景。”回顾10年的奥运历程,高谷正哲说:“奥运会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日夜努力工作,有时候24小时无休,我全身心投入,毫无保留地付出。我希望奥运会能在最热烈的氛围中举行,但生活中我们无法预测结局。虽然奥运会最终在没有观众的场馆下举行,但奥运会仍然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2021年9月5日晚,东京残奥会闭幕后,他终于感觉卸下了千斤重担。他回到家后,已经午夜时分,但没有立刻睡觉,他打开手机找出80多名员工的照片和视频,花了四五个小时制作了一个短片。大约凌晨四五点的时候,他将视频分享给大家。

非要说担任东京奥组委发言人有什么教训,他说,因为奥运会推迟的关系,他与日本媒体的关系变得